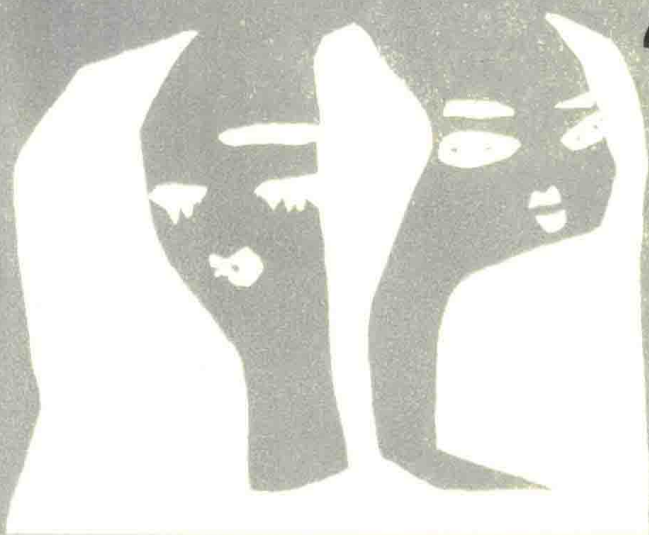


ZHE BIAN SHAN
NA BIAN SHUI

DIANDA
XUESHENG
YOUXIU
ZUOPINXUAN

这边山
那边水



这边山 那边水

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编

关 伟 吴海峰等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这边山那边水

关 伟 吴海峰等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灵山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8.125印张 插页2 179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册

书号：10113·419 定价：1.25元

ISBN 7—219—00125—8

I · 2 9

高处起步，意在腾飞

——代序

雷 耀 发

披阅这本集子，似有一股热浪迎面扑来，令人怦然心动！

渔夫鸬鹚王父子和一个瞎子，于危难中舍己救人，安祥地沉没于洪流之中，视死如归；与秦代三位石匠——“三将军”为开发灵渠舍生取义相映照，将现实与历史联结在一起，活绘出传统的民族之魂。《三将军之墓》立意颇新，构思奇巧，富有桂北情味，牺牲场面氛围悲壮。该作在《北京文学》发表时，曾得到主编、著名作家林斤澜的亲手点评。

《这边山，那边水》描述一位高级工程师坎坷的生涯，为建设现代化的海港而献身。十年浩劫，知识分子惨遭非人磨难自不待言，然小说却侧重于写主人公历劫不折，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讴歌知识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披肝沥胆的赤诚，一如真金火炼，终不变色。小说情节跌宕，情感缭绕，富有文彩。小说在《三月三》杂志发表时，也颇得好评。

电大学生喜欢怀着真挚的激情讴歌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教师（如《一片丹心对月明》、《爱与事业》），更刻意以浓重的笔墨描绘逆境成才的奋发者（如《三彩纤夫》、《散发泥土芳香的旋律》、《“刘三姐”的路》），他们在探索前

人成功的奥秘，希冀自己也有成功的那么一天。文笔是如此酣畅，情感是如此笃诚，读来感人至深。

他们既善于讴歌，亦善于讽谕。《哈猫》、《苏东坡的墨海》等都显露了作者讥诮的才气。

一本集子，体例不同，笔调多变，文情并茂，各具特色，可读性强，颇为难得。这可见电大质量的一斑！

自然，作为广西广播电视大学语文类八五届优秀毕业作业（作品部分），其不成熟之处，内容欠纵深掘进，艺术上的斧凿痕迹，尚属难免。为保持毕业习作的原貌，以供学海泛舟之成人借鉴、攀比，所以仍拟作采芹之献。

电大学生毕业作业选编正式出版，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起点，但起点决不是终点。高处起步，意在腾飞，我祝愿同学们努力进取。吴海峰、范苏龙等同学毕业前后又相继有新作问世，这是值得告慰的。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了这本集子，浇灌了一束新葩，为电大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一块基石，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此书问世，我想将会产生良好的反响。

目 录

高处起步，意在腾飞

——代序……………雷耀发（1）

中短篇小说

这边山，那边水……………关 伟（1）

三将军之墓……………吴海峰（59）

苏东坡的墨海……………邓仪昌（77）

太阳，一个巨大的希望……………叶 茅（91）

微笑的墓碑……………范苏龙（111）

前面是急转弯……………李 凡（128）

哈 猫……………廖玉桦（137）

从芭芒寨下来的妹仔……………韦山泉（149）

报告文学

三彩纤夫

——记画家刘宇——	张兴勉 (167)
一片丹心对月明	
——记副教授许柏龄	张少兰 (183)
一位待业者的腾飞	庞 明 (199)
散发泥土芳香的旋律	
——记壮族音乐工作者李学伦	陆刚夫 (208)
爱与事业	
——记全国优秀班主任李韩英	植桂林 (220)
“刘三姐”的路	李品祥 (238)

上篇：这边山

一

何舟送走了黑夜，大地的曙光已将万物的轮廓勾勒了出来，而且越来越清晰，象曝过光的放大纸放在显影液里一样，慢慢地呈现出来一幅山区晨曦的风景画。他走到水闸前，用一根大木棒“当一当一当”地打下闸门，然后放下大木棒，伸了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响亮的哈欠，顿时感到周身轻松了不少。他又深深地吸了几大口清新而带有春天气息的空气，把目光投向河对面堤坝上的那棵高大的黄桷树。它的树冠象一把巨大的绿色的伞，树叶肥厚得象是刚从油缸里捞出来一样光滑晶亮。粗壮的树干，大自然的风霜已在它的身上雕刻出一条条深浅不一的沟沟道道，它给任何人都会留下一个古老的印象。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人种下的，长了多少年代，经历过多少狂风暴雨。它的根部更是独特，纵横交错，有的象蛇，有的象龙，扭织在一起，更象是一位伟大的雕塑家经过精心设计而创作出来的巨型浮雕，它深深地扎进石壁缝里，它的生长使得石缝越裂越大，石壁几乎被它的后代子孙们全部占有。

何舟望着这棵古老的黄桷树出神。这是全公社唯一幸存下来的古树，听说当年大炼钢铁时没有砍倒它，并不是人们痛惜它，而是嫌它是庸材，水分多，不起火，火力不大。现在，那些成材的树都被砍光了，都化成了灰，而只有它还在

这里顶天立地，真有点可悲，同时又有点可庆。

何舟把目光从黄桷树上收回来，投在河面上。一度快要枯竭的河水又慢慢地涨起来，河水清且涟漪。河边有对水鸟在浅草丛中经过一夜的幽会，现在醒来，正余味袅袅，夜情绵绵，还在难舍难分地吻着、嬉戏着。何舟看着，脸上立即涌出一丝笑来，这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笑，借着这一丝笑的工夫，突然想起了一首古老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可自己连一个公民都不是啊！想到这里，顿时那一丝难得的笑化成了满脸的哀愁。一只山间的毒蚊仿佛是从机房里追踪出来似的，无声地、乘人不备地落在何舟的右眼皮上，把它那根吸血针扎进他的皮肉里。何舟浑身一颤，右手“啪”的一下朝看不见的吸血虫打去。他的手重重地落在右脸盘上，好象被蚊子粘住了似的，久久地没有落下来。啊——这正是她第一个吻的地方啊！它多象古时候犯人受过的黥刑留下来的印迹，将永远、永远地印在那里，直至人生的最后一刻：

那是他攻读研究生第二年的一个夏夜。清风扑面，月光溶溶。他和她不知疲倦地在学校一条幽静的小道上并肩走着。她向他倾吐了自己的爱情：

“我就是喜欢你……，城市里长大的男人都是一样的面孔：白白青青，嘻皮笑脸，都是缠缠绵绵，卿卿我我的。可你有着大山一样的体魄，有着大山一样的性格，我……”说着，一对大而黑的眸子，放射出炽热的光来，深情地望着何舟。两人分手时，她双手扳着他的肩膀，踮起脚后跟，近乎跳跃地，狂热地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个火辣辣的、深深的吻。

她跑了。她闪电般地出现，又闪电般地消失了。她……

何舟站在水闸边，从脸上抓下那只蚊子，把自己多年来的

哀怨一古脑地倾注在这只蚊子身上，把它使劲扔在了河里。是它翻动了它记忆深处的伤疤。

该死的蚊子。

二

这个小水电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但这里却是去公社圩镇的必经要道。每逢圩日，乡民们一大早一个接一个地担着、背着、提着山里的特产去赶圩，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又一个接一个地担着、背着、提着自己交换来的生活急需品，经过这里向大山，向小河的尽头走去。这完全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担回、背回、提回多少，完全取决于担去、背去、提去的多少。商品的价值正凝结在这一去一来之间。这条小小的曲曲弯弯的石板路，正好与何舟那“A”字型的电站茅屋的顶端平行。小路上的石板也不知是哪个朝代铺成的，坚硬的石板表面已被山里人带有厚茧的脚掌磨擦得光滑而中间有明显凹下去的痕迹。每当人们踩着脚下的石板路，经过这里时，总要向小茅屋和河对面的古黄桷树行一下注目礼，过后又把这里的一切抛在了记忆之外。

何舟一觉醒来，见太阳已被大山遮住了。他起床后迅速地生火煮饭，把一天的口粮都倒进了铁锅里。他望了一眼火堂里的慢慢幽幽的火苗，快步走向水闸，用那根大木棒撬起闸门，被禁锢了一天的河水，象被关了一天的马群一样，争先恐后顺着水槽向水轮机冲去。电球转了，电灯由红变白了。他这才慢慢地坐下来守护着这个光明的使者，等待着延续生命的物质成熟。

水轮机发出的响声，震动着机房，在山谷回响，仿佛是

在向黑夜吼叫、呐喊。何舟盯住水轮机出神，他怕它突然停下来，怕光明突然失去，他怕……

前几天的晚上，何舟突然被押去参加公社的批斗大会，公社造反派总司令韦国兵正讲着话时，突然电灯全黑了，会场顿时大乱，台上主持大会的人狂叫着：“电灯！电灯！有阶级……”

当时留在小水电房里持枪守护电站的两个造反派，突然发现一具人影沿着水槽向水轮机扑来。他们被这一突然的“敌情”惊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其中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向人影连放几枪，但人影仍然奋不顾身地扑向水轮机的叶片。另一个慌乱中转身拉下电闸，致使公社的批斗会会场一片黑暗。两个造反派见机房里黑了，惊慌地跑出来，放下闸门。这时机房里突然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这电话起初安装的目的是专为“总司令”通知什么时间送电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两个持枪的造反派，其中一个拿起电话，听筒里立即传来：

“喂，你们都死绝了吗？”

“我们……我们还没有……”

“出了什么事？”

“有……有阶级敌人……”

对方“啊”地一声，放下了话筒。

不到半个小时，大兵团跑步开来了，领头的正是“总司令”韦国兵。全副武装的造反派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了电站。

“总司令”提着手枪，指着刚才接电话的造反派，喝问道：“有多少敌人？”

“有一个尸（师）……”他吓得口吃起来。

“啊！一个师？”“总司令”也打了个惊悸。

“不，不不！是一个……一个尸体。”

“妈的！在哪里？”

“在水槽里。”

“总司令”用手电一照水槽，果然不假，一具男尸浮在水上。目光锐利的“总司令”一眼就认出，他是街上某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想是挨批斗受不了啦。“总司令”讥讽地一笑，说道：“通知你去开会，你倒来干反革命勾当，真是死有余辜！”说完带着大队人马“班师回营”。

“他死得真冤。”何舟万分感慨地想。自从那晚发生了尸体事件后，造反派召开的所有批斗大会，都免了要他出席陪斗的“资格”，他的任务是雷打不动地守护着这座“光明的使者”。

他怕电机突然停下来，他怕光明突然消失。他不敢再多想了，立即站起来，向水闸走去。

今天是个好天气，又是个坏日，街上说不定又开了批斗大会，如果再有人寻短见……

“不好！堤上真有人！”何舟一惊，身上立即毛骨悚然。他向那个看不清的人影大声喊道：“谁？不要……”还没等他完全喊出声来，只听得“扑冬”一声，那个黑影已经投进了水中。

何舟不顾一切地跑到堤坝上，迅速操起大木棒，使劲砸下闸门，一扔大木棒，借着月光，依稀看得见水面上旋起一个一个圆圈，他迅速判明了那黑影落水的方位，于是纵身一跳，投进了河里。

他在水里摸了一阵，触到了人体，便不顾一切地一抱，抱住了那人的胸脯。“啊——是个女人！”他的手弹开了，但一回手又抓住了那个女人的长发。那女人拼命地挣扎着，

企图从何舟手里挣脱，看来她已是抱定了死的决心，不愿让人把她救出深渊。何舟死死抓住她的头发不放，心想，不管什么人，也要把她救出来。

何舟把她拉上岸来，他想向周围大喊“救人”，但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徒劳的，这里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又是夜间，向谁求救呢？

这时机房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传来，他这才想起已经停电了。他又拿起那根大木棒撬起闸门，电灯又亮了。

“怎么办？”他想了一下。救命如救火，只好把她抱进机房，放到了自己的床上。轻轻地，他用手扒开她脸上水淋淋的头发：“啊——是她！”

她是本村一个地主的女儿，叫朱宏英。母亲在她只有两岁的时候，丢开她和丈夫，跟一个国民党的军官跑了。她的父亲在土改时正是挨了他父亲抓去斗争后，回到家趁女儿熟睡之机，在梁上自缢身死的。后来他父亲发了善心，让她和本村的五保户宋大娘一起过，村里按“五保户”照顾她，这才使她慢慢长大。记得有一次，何舟背着书包放学回家，一边蹦跳，一边唱着在学校刚学来的歌曲，在村口碰上了她（她那时才五岁），见她出神地望着自己，眼里有两颗闪亮的泪珠。小何舟停止了歌唱，轻轻走到她的跟前，象大哥哥一样拉着她的手，轻轻走到她的跟前，轻声问道：“小英子，你哭什么？是谁欺负你，是哪个坏东西又骂你地主女了？走！我找他去。”

小英子摇了摇头，默默地走开了……

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何舟犹豫了一下，拿起听筒。

“刚才为什么停电？”正是那个“总司令”韦国兵打来的。

“是总闸保险丝烧了！”何舟有点惊慌，因为这是他平

生第一次在骗人。

“为什么久久不接电话？是不是又有人跳河……”

“不！……不是！是我在到处找备用的保险丝，所以就……”他一边吞吞吐吐地找词回答韦国兵的追问，一边望着床上躺着的朱宏英，浑身直冒冷汗。

“啪！”不等他解释下去，对方已经使劲放下了电话。

何舟愣住了，手里拿着的电话听筒仿佛贴在了耳朵上一样，久久没有放下来。他感到了点什么？对！听那个姓韦的口气，莫非她的寻死与他有关系？这该怎么办呢？

何舟默默地放下电话，一抬头，见床上的她突然坐了起来，跳下床，拼命地往外跑。他一把抱住了她。她挣扎着、哭着、喊着：“我还活在人世干什么呀！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啊！”

何舟仍然紧紧地抱住她不放，却找不到一句恰当的话来安慰她，任凭她挣扎、哭喊：“还是让我去死吧！你为什么救活我啊！”

“你死在这里，让我怎么说得清！”何舟生气地随口说了一句。

没想到这句话如此灵验，她象被注射了一支镇定剂一样，止住了哭，停止了挣扎，象一个被吓坏的孩子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回到他的床沿上。

她发愣了。

何舟在自己的木头箱子里翻出几件衣服来，放在她的旁边，平静而带命令的口气说：“快，把衣服换上！有什么天大的事，也要活下来，咱们共同想办法来对付！”说完自己也拎着几件衣服，走出机房，反手将门带上。

过了一会，门开了，她站在门口望着他。何舟提着换下

来的衣服，走进机房，把门关上，走到铁锅旁拿来饭和红辣椒拌盐的菜，送到她面前，又是用命令的口气说：“先吃饭，有什么话，等吃完饭再说！”

她无声地接过饭碗，把饭分成两份，把一份多的送到何舟的手里。何舟没有推辞，拿过来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她慢慢地往嘴里扒着饭，泪水却止不住往碗里掉。

三

事情果然不出何舟所料，确实跟那“总司令”有关。

今天是圩日，朱宏英提了十几个鸡蛋上街去卖，想换点家里的油盐回来。当她在街边摆开蛋摊时，那个“总司令”韦国兵来到她的面前，问了问价钱，提起来就说他买下了。继而他在口袋里摸了一下，说道：“啊——忘记带钱啦！”

朱宏英没有说话，只是望着他。他又说道：“跟我到公社去拿吧。”

就这样，她跟着他进了公社大院，拐了几道门，来到“总司令”的卧室门口。她感到有点不自在，在门口站住了。但她知道这位“总司令”是得罪不得的。

“怎么！我这个‘总司令’是吃人的？”姓韦的见她不敢进来，脸上笑容可掬地说道。

朱宏英毫无表情地、蹑足蹑手地跨进了门。这时突然传来：“总司令，外面有人找。”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的。“总司令”应了一声，向朱宏英交待说：“你等着，我还有事和你谈谈，是关于给地主子女出路的问题。”说完就急匆匆地向外边走去。

朱宏英在“总司令”的房里左等右等，都不见他回来。

她想不要钱走了，但他说他有话和自己谈，而且又是关于地主子女的事，她怎么敢违抗呢。

太阳落山了，这位“总司令”突然回来了，而且手里还提着两个饭盒，一进门就笑眯眯地说：“事情太多，让你久等了。来，吃了饭，我派人送你回去。”

朱宏英说什么也不愿吃，尽管自己的肚子饿得不行了。

“总司令”见她不吃，自己端起饭盒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说：“你是地主出身的，你妈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但你一贯表现不错，经公社革筹小组研究，现在把你划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边。不过……”这时电灯突然亮了。

“我该回去啦。”朱宏英打断了他的话，说了一句，想等他的允许。

“总司令”在电灯下望着面前这位清秀端庄的少女，似有难言之苦衷，出神了好一阵，终于说道：“我和我那位离婚已半年多了，小妹！我想和你……”

“不！我是地主女，我……”她象突然见到脚下有一条吹风蛇一样，惊慌失措地吓得连连后退。她记得背后就是门槛，只须一转身就可以跨出门去。可是已经晚了，“总司令”闪电般一个箭步，抢先冲到门前，关上了门，顺手拉灭了电灯，随即一把抱住了她；而且以十分老练的动作从口袋里抓出手绢，还没等她喊出一个字来，她的口里已塞满了东西。

她在床上挣扎着，搏斗着。但女人的力气终究敌不过男人……

不知过了多久，“总司令”的兽性得到了满足之后，对她狞笑着说：“你去告我吧！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不是吗？我看最好还是咱俩结婚，反正生米……”

她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拼命地跑出了公社大门……

何舟听到这里，怒不可遏地站起来，顺手操起一把四斤多重的大扳手，想去结果了这只豺狼。

但他站住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虽说没有军事家那样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本事，但他感到这样做，一定凶多吉少。他冷静地坐了下来。这时，电灯开始发红了，说明河水放得差不多了，离天亮也不早了。她求救地望着他：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他又站起来，在不大的空间来回走动了一下，最后站到她的面前，象是首长向部下下达命令似的说：“你先回去，但要装作昨夜没发生一点事情一样，等我想好办法再告诉你。请你记住，一定要活下去！”

她完全信赖地点了点头，拉开门，向黎明前的夜幕深处走去。

四

几天过去了，何舟任何妥当的办法也没有想出来。他曾想把她送到她亲戚家里，可她“出身不好”，又是享受五保户待遇的人，人家不会乐意接收；他也曾想叫她到湖北或者安徽去自己找个婆家，但又担心她只身远行，会有个三长两短。

这已经是第四个晚上了，他正在望着飞速旋转的水轮机，一筹莫展。突然身后传来轻轻的敲门声。他警觉地操起一把扳手，因为这几年由于生活穷困，这里曾多次发生过暗偷明抢的事件，所以他不得不提防。他警惕地注视着门外的动静，大着胆子问道：

“谁？”

“是我。”